

親歷紀實——

· 龔穎澄遺作，龔望整理 ·

西安事變被擄之回憶（下）

第三個夢先生（意指妄圖趁著西安事變，投靠張學良與楊虎城，以謀取個人功名利祿的投機分子）是蘭州飛行場的場長王紹棠，此人是東北空軍元老，事變發生後，竟然自作聰明響應張學良，在蘭州組織了一個空軍總站，把十二和十五隊的飛機編成一個總隊，自任總隊長，並於廿四日親自飛到西安報到。豈知第二天委員長就脫險了，美夢幻滅。事後他向張指揮官（註一）報告蘭州被困的經過，並稱自己是身不由己，好像一副無辜的樣子，但是事實上，當時蘭州的空軍人員器材等均被扣留，此人如何能在廿四日尚能自由飛到西安？而且十二日中央有致電蘭州該站，令全部飛機速飛洛陽或寧夏，他身為場長為何不立即聽命行事，卻任使全部空軍被扣？本人深以為這種不明大義，危害空軍名譽的敗類，應該將之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筆者回憶起）事變前一日，張學良設宴於府，乃偕同陳調元、陳誠等將領赴華清池，邀蔣委員長進城赴宴，但遭蔣所拒。張乃偕陳等驅車回

西安，由張學良親自駕駛，半途張笑謂：「余駕駛汽車經驗甚少，各位可有投保壽險？」，陳等不慮有他，相視一笑，殊不知張氏早已包藏禍心，此乃笑裏藏刀也，可惜陳等未能體察張之含義，第二天身陷囹圄，成了階下囚。陳誠等皆寓西京招待所，事發之時，於夢中驚醒，不知發生何事，亂作一團。時邵元沖（註二）也住於該所，聞外面有叫門聲，忙去應門，卻被外面等不及的士兵，對著門開槍一陣掃射，邵應聲倒地，送醫不治。又有一說謂：「邵在跳窗逃跑時被射殺」。

我們於廿一日下午分批搬到城裏，除了機械員和一般職員，凡是能飛的都得進城，車開過被大雪覆蓋近十天未見的機場，白瑩瑩一片，幾十架飛機安靜的停在那裡，幾個士兵穿著羊皮大衣在機旁來回巡邏，未完工的棚廠和宿舍，寂無一人，充滿淒涼。

城中商店只開著一扇側門做買賣，街上有巡邏隊來往巡查，但行人並未減少，可是行色匆匆，看得出誰都不願久留。晚上七時以後，除了荷槍



在西安事變前，蔣委員長（左二）至西北地區安撫軍事將領張學良（左五）、楊虎城（左一）等人，以貫徹「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政策。

實彈的巡邏兵，街上空無行人，縱有行人也是配有通行證的特殊人物，晚間九時以後城門關閉，全城戒嚴。在



當時奉行「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大公報》，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大篇幅報導蔣委員長遭張、楊兩人脅持乙事。

城裏，我們配發十枚通行證，大家可以輪流使用。事變這段期間各種物價飛漲，最便宜的是皮貨，價格比一般大減價時還便宜，但身居危城，自身難保，誰也不願花錢買這種不宜攜帶的東西。廿五日忽聞委員長到洛陽去了，初聞誰都不敢相信，晚上收聽南京的報導證實委員長確已脫險到了南京，張學良也一同前往，大家聞訊無不額手稱慶，都覺大難已過，即將自由，殊不知我們直到一月三日方被放行南歸。

我們是自由了，但要接到命令方能起程，最初來自總部航空連絡參謀章繼周的消息，謂之：「委座調我第九大隊回南京」，但始終未見命令；廿八日，張指揮官證實確有此電文，我等立刻於廿九日搬回機場，以待次日返京。被俘近兩週，一旦能脫離虎口，大家興奮莫名，但等了兩天沒下文，到了元旦大家返鄉不得，不免情緒有點激動，守衛機場的一〇五師謂：「沒有張學良的命令不能放行」；其實張的親筆函於廿九日就已交由航委會第一處副處長歐陽璋帶來。元旦上午楊虎城閱兵，無法交涉，下午楊派人傳話，次日邀我全體空軍人員餐敘，並保證三日一定成行，雖然心中萬分不願，但這頓飯還是不得不吃。

三日一早，請機械士開車，但一位一〇五師的營長因未接獲命令，不准試車，好在不久該師的團長謂：「已奉劉多荃之命放行」，我等終於上午九時起飛，在開封加油後直飛南京，當天我第九隊全體安抵南京，大家心中無不感到痛快萬分。



龔穎澄老師年輕時期英姿颯爽的玉照。

龔穎澄簡介

家父於西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出生在江蘇省崇明縣（筆者習慣使用西元記事，故以下年制同），一九二七年考入黃埔軍校六期交通科，是年冬，蔣公秉國父航空救國之遺訓，在軍校成立航空隊，一九二九年開訓，家父應考入學，從此改習航空技術。

一九三〇年閻錫山和馮玉祥連袂率兵反抗中央，掀起中原大戰，航空

隊改名航空班，成立偵查大隊參加作戰，家父此時已能單飛和同學十五人隨隊出征。一九三一年以第五名優異成績畢業，分發航空第六隊見習。後空軍官校正式成立，第一屆航空班學生被定位第一屆空軍官校畢業生。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八年，歷任各航空隊分隊長、中隊長和副大隊長，出任務不計其數，其間歷經閩變（李濟琛和蔡廷鍇兩名共黨成員作亂）、兩廣事件，而於西安事變時在西安被張學良軟禁數週。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淞滬會戰爆發，開啓了對日八年抗戰的序幕。第二天（八一四）清晨八時三十分，駐廣德空軍第二大隊奉命赴上海轟炸日軍，家父時任該大隊十一中隊中隊長，且是崇明島人，對上海地形瞭若指掌，因此由他帶領十一中隊首先起飛，第九中隊跟隨在後同赴上海，並率先俯衝對黃浦江的敵艦投下第一顆炸彈，下午三時再次率機出動，兩次轟炸對日艦造成重大損傷。當天黃昏時分，日寇駐臺灣的鹿屋航空隊，自松山機場起飛十八架轟炸機，兵分二路赴廣德和杭州笕橋空軍基地進行報復，卻被在笕橋由高志航率領第四大隊的驅逐機打下六架，自始每年的八月十四日被明定為中華民國的「空軍節」。

一九三八年家父因功晉升第一大隊大隊長，繼續頻頻出任務和日寇戰鬥，累積豐富的飛行和作戰經驗。在連續對日作戰三年後，由於我空軍戰機質與量和日機相差太遠，有如以卵擊石，造成我飛行員死傷慘重，一九四〇年航委會為保存為數不多且有作戰經驗的飛行員為種子教官，急調家父和同期同學徐康良離開作戰部隊，至空軍官校任初級班主任，徐則出任高級班轟炸組組長（註三）。一九四三年六月，敵寇空軍突襲四川梁山基地，毀我戰機廿餘架於地面，家父時任第一路副司令，駐重慶之白市驛，被降調教育處副處長。

一九四七年轉任空軍幼年學校校長，駐四川灌縣。一九四八年，剿共失利，學校奉令遷校至臺灣東港，家父協調○空運輸機共三十餘架次，將全校師生器材安全撤到臺灣，空軍幼苗得以在臺灣繼續茁壯。後來的黑蝙蝠中隊、黑貓中隊和臺海戰爭中許多空戰英雄，都是當時一同撤退來臺的青年學子，前行政院長唐飛將軍也是其中之一。

一九五一年家父調離幼年學校（當時遷校後曾暫稱預備學校）升任岡山空軍訓練司令部少將副司令，其後

分別任職於金防部、澎防部和空軍總部督察長，一九六三年出任空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一九六六年升任空軍訓練司令部中將司令，一九六九年於總統府戰略顧問任內退休，一九八七年病逝於美國加州洛杉磯。

註一：筆者所提的「張指揮官」，研判可能是張庭孟。

註二：邵元冲為中華民國革命元老，時任國民黨宣傳主任委員，也是《中華民國國歌》的作詞者之一。

註三：徐康良和龔穎澄兩位老師，抗戰期間皆為空戰英豪，徐來臺後曾任空軍副總司令；其孫女徐若冰女士於美國擔任國防部次長，是五角大廈現任最高的華裔官員。



徐康良老師軍校時期的軍裝照。